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八

書七

答姚林友

炳案陳古民撰年譜
載此書甲午年下

弟荷諸兄切磋之益自二十四五以來耿耿此心蓋亦有年而功夫時起時倒浮沈流俗竟無所得去年一病幾於長負知己無及於自新矣猶幸親友倉皇挽救得以復生而衰病之餘又不努力以求長進於尺寸真可謂之自棄也已乃兄不以爲不肖而捐絕之若以爲稍有聞知者而勸見問焉弟雖固陋何能不以所嘗聽聞於師友與臆見所及者畧爲兄述之辱問程子主一之說誠不足以知此

或者不二之爲一不遷之爲主若一心之中天理與人欲互勝而互負則必至於一身之間動靜不相得言行不相符始終不相應常變不相準昭昭冥冥不相合此皆不一之大端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學者於此入門功夫辨得界限分明從而兢兢自持必使日用之間存心應物要皆出於天理而無一豪人欲之私得而間之方爲得其所生而食息寢興恒於斯顛沛流離恒於斯獨寐寤歌恒於斯朝廷軍旅恒於斯然後無所往而不一矣一則誠矣乃其慎獨之功則卽此辨之不敢不早與夫持之不敢不兢兢者此也假

如吾人今日讀書一心於學問一心於祿仕此心固已二矣究竟心豈有二用一長則一消輕重進退勢所必至推其欲之至極至於違禽獸不遠雖有不甚而天理間發亦不過小人揜著之心勃然一動而其後卒亦歸於似忠信似廉潔而已所以此種學問決須洗心滌慮徹底澄清從頭做起方有向上路頭如鼎之初爻顛趾出否而後可致烹飪之用若一向和泥帶漿不清不楚雖加以五味之美徒增穢惡耳豈得而飲食之哉先儒有言舉業之事不患妨功只患奪志今爲諸生所望惟一舉及一舉之後所望又將不止於此人情豈有極蓋有潛移默奪而不自知者

孟子矢人面人之辨而云術不可不慎充類而言實有然者古人所以願從志養不欲以祿養原其心豈忍以一身之故儉其親哉出乎此者入乎彼誠有所甚懼耳又况窮達有命多不由於業之工與不工出處有時所係一生得失非小未宜草草視之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卽如弟者於斯其爲夙夜之勞勤亦已多矣究何益乎假令當年卽知委棄諸生以盡力於學問之道寧至四十無聞未免鄉人而已乎許魯齋君子也其言曰吾生平爲名所累竟不能辭官觀其遺言如有深悔恨者豈非其初爲祿一念不能絕之於早至於沒齒遂有雖悔莫追之恨哉弟

近年以來實見處館一節真如嘍蹠之食與爾汝之受故服膺鳴臯爲至深以爲非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者不能也至於流俗之士其於書館主人其事實有同於吮癰舐痔之事其心實有同於弑父與君之心故前札感憤及之且先儒特舉其兩端而括其餘耳中間無限情態尙有不可悉舉者中夜以思其爲汙惡不相泣者幾希矣弟所以自比此事於傭作之人主人使其挑糞則亦不得已而爲之又自比於守門之丐與之酒食則亦欣然受之兄得毋疑弟賤此而復爲之乎出處之際古人立身大業所係楊子雲不足論許魯齋吳草廬皆儒林之賢傑也後世不

能無以少之况立身未如二子而詭言隨世就功名多見其鄙夫患得失之心而與於無父無君之甚者也然耕田釣魚賣藥卜筮之屬古人於此不過借以藏身至於脩身讀書濟時行道之懷未嘗須臾忘也是以天下後世不敢以農夫市井目之不知者以爲養拙就閒其知者以爲逸民處士而君子則以爲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蓋於此也不然百畝之畔十室之邑未嘗無人安在少此農夫市井而愛之重之

答姚林友

讀來教具悉比來精專之功弟愚無知不足以當大問但以兄虛受之懷不能不竭其愚以相質心一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之體也先儒所謂主靜非收視返聽斷絕思慮之謂也先立乎其大者而其小者不能奪則雖酬酢萬變而主宰不亂所謂一也故周子謂主靜而必先云定之以中正仁義夫中正仁義非由外鑠我也此心之良自無不中正仁義者但此心不能自主則外物之感便有客勝主人之患所以涉於紛華紛華足以悅之入於習俗習俗足以溺之然而此心之良終無滅息之理雖甚牴牾未嘗不隨感而見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在在可以識

取方其此心之見炳然一念如日之方中種種凡情習態自無處竊發無處遁藏誠有如兄所云面目俱非者但此後功夫不能恒久是以隨得隨失如電之光一過而不復存也夫恒久功夫非有他也不過隨在體認此心而已使此心之所存主與所應用一於理而不雜以欲正所謂靜固靜也大易之行其庭不見其人其妙正在上下敵應而不相與也程子見人靜坐輒歎善學特爲初學之士終日馳逐而無休息之期故假是以爲收斂身心之資而非謂靜坐之足以盡學也兄試思之在家則有父母兄弟妻子僕御之人與夫仰事俯育之事推而達之鄉黨則有鄉黨之人與鄉黨之事朋友則有朋友之事其自親戚宗族以至朝廷邦國此身之酬應有一日可謝去否不可謝去可得靜坐否若必以靜坐而後得靜方其視聽言動時將終無所謂靜乎此周子所以有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之言而復斷之曰無欲故靜也無欲則一於理一於理則山林市朝一也獨居羣處一也終日視而未嘗視也終日聽而未嘗聽也終日言動而未嘗言動也如是則任物之來而莫不有以順應之又何精粗大小之別乎大易所謂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蓋以此也不知出此而欲却動以求靜非至於桎梏而使其心冥頑不靈則有危厲薰心之患所

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夫所謂誠意者非他亦不過此
心之存主與所應用一於理而不雜以欲而已理則無有
不誠欲則無有不僞見孺子入井而惻隱理也內交要譽
惡聲而然欲也嘑蹴而乞人不屑理也爲宮室妻妾所識
窮乏而受萬鍾欲也一於理之謂一一於理之謂誠故曰
主一乃是誠意玉匙也然則求其所謂一者夫亦反求之
其心而已規矩立而方圓不可勝用也天下方圓不可勝
算無一而非規矩之用而規矩不以爲勞先儒所謂大匠
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正此謂也然此功夫非易非
難謂其易則一念放弛百邪並起謂其難則一念拘緊卽

成助長惟有存存不已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
成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以是終身焉
而已如此則主人卓然盜賊自不能入內省不疚愧何從
生俛焉日有孳孳悔何自有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又何
紛華之足患哉若紛華之接不能不悅惟有責志一法可
以勝之夫悔與愧者心之良也涉紛華而悅者非心之本
然也志不能以帥氣則物交而引之夫志能帥氣則形色
歸於天性惟志不能以帥氣則氣反爲主而天性汨於形
色一進一退必然之勢也是以但可責志要使日用之間
吾心常爲之主而無至於氣勝焉則視聽言動之際自能

一於理而不雜於欲矣先儒立教有曰主敬有曰存誠有曰知禮成性有曰主靜有曰致知有曰窮理種種功夫不一而足要之殊塗同歸一而已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自洒掃應對以及於經綸化育惟此而已

與張巖貞

初字子淵

炳案范刻淵下尚有本姓許一字思江七字

返做里二日專以修祀事於先人而應接雜沓又窘陰雨不能一盡誠敬自恨平生諸凡草草不能見諒於鄉黨儕友以至於此使來讀手教語多謙許之過而未蒙直

示其失滋懼益甚矣自責二條顯儒兄函中失於入緘固由近年以來衰病之餘百涉遺忘亦見用心之粗躁執事之不敬與友之不誠罪非一端而已也容過做館檢出專書謝罪以當荆請耳雙林之行擬於初二日季心兄先一日過做里同行今季兄已抵做寓矣若季兄行急則明日即發西行之棹矣仲木兄葬事期在四月初七招弟先往而乾初兄又以忠節夫人六表誕辰在三月之二十一日仲木以初喪不能將人子之祝於所生則為之友者代為稱觴以稍慰其弗安之志似亦義所不容已者弟將於望後邀韞斯兄道乾兄家與龍山諸兄為一二日之遊然後

同至激浦拜祝忠節夫人遊鷹窠頂一看日出觀濤海上
至初旬襄仲木執紼而歸不審仁兄得同茲行否韞兄所
需領到晤鳴臯兄當教台意同志中鳴臯渝安兩兄精力
差彊而復有此駭人之事豈造物者亦有所警其與苦心
志勞筋骨者一例之也

與張巖貞

去秋卽擬隨同人之後奉一觴之敬於壽母堂下因期韞
斯兄過里闕然至今覆辱來命愧汗何已弟於人倫顛沛
無所不極三載以來無論心緒耗亂不能整續其面目不
堪自對久矣不圖知己尙未鄙而絕之也仁兄內有母師
外多友益日新之德當復何如旅食待盡之夫徒有跼歎
而已雖使秉彝銷鑠未盡而齒髮向暮恐已弗堪受教也
松筠持操自足千秋況海內名賢高文鉅筆已盈几席瑣
瑣俚言奚當有無之數乎但遇相知不敢不頌揚休德耳

別楮

前讀手教已知道力已深及同鳴臯開三兩兄面聆教益
退而相歎吾兄之學蓋已在日進無疆之境矣弟少不習
耕年來頗知旅食爲恥思從事於稼穡以漸爲閉戶之計
而雨暘愆時爲力大艱雖借耦於人而精氣則頓罷矣賤
病以來益復狼狽每一開卷輒有既往之悔然欲更熟一

過以求滋益而思力煩耗隨已遺忘將來懼無復進步處也所幸同志君子乘此壯盛肆志努力以進抵於聖賢之域且時出其有餘以匡衰困之不逮俾得匍匐後塵以自列於鄉黨自好之末不至蓋棺以後使人評爲無知之小人則幸之幸矣文朔兄志行醇篤開三常稱道之頃得緣兄一見望而知其爲有道之器矣且與仁兄朝夕切劘體究斯詣豈有量哉羨之羨之弟履祥再頓首

答張巖貞

去年曾以易粟再至烏鎮日中而後輒爲歸計終不得造兄請益冬間不自敬慎一病幾死將謂無復聞教之日矣猶賴知己匡救進以良規投以藥物入春粗有起色而顛蹶繼之積久不得趨造左右時切耿耿方與開三兄約望日前後決當走叩而手教已及慰念勤至感何可言又辱虛懷見問弟豈有知而足承此顧自賤疾以來每念修己不力遲暮無聞若一旦溘先朝露長與草木同萎矣微末之生不足惜其負師友明訓則有非人地所能揜蓋其羞者因思古人立誠功夫吾人非不知之非不從事於此而若存若亡見善不能速遷有過不能速改俱坐不誠之故是以學問之道雖不可謂無其志而志之不實平居履坦尙多不能自必之處而欲造次顛沛弗喪所守蓋亦斷無

之理矣小人無所不至原其心豈不亦知善知惡但其日用之間安意肆志之時多戰兢惕厲之時少是以雖知可欲之善而善端旋起旋失善卒不可爲我有雖知可惡之不善而不善旋悔旋作不善卒不能爲我無至於因循日富不得已而出於掩著之一途也吾人稍知義理思將不屑於流俗之同汙其禽獸一歸之語或者猶待充類而至若夫小人之歸則恐駸駸乎有不能自免之勢而吾人所謂當日惕而者仁兄春秋方富志力精堅視弟衰頹百不相等而又密邇於渝安兄道義切劘日新之益固有不待言而知者視弟市井碌碌偶見君子或見而不言言之而不盡相去甚遠也來教謙而又謙恐亦太過近得小心齋記錄一冊欲於暇日與鳴臯兄商訂節其切要者數十條與知己共觀之未及也病餘作此諸不具

與張巖貞 乙未

日者荷兄五斗之惠小价負之入門面赤久之但以匱乏之日不能不受又念秋成不遠雖兄出之高廩固無報李之望而弟尙能餬口則仍以新米奉納爲仁兄周急之資其有貧乏更甚於弟者舉以贈之則於仁義之道益爲可繼耳近來體道之功益加精密何如弟自去冬以後所承知己膏梁藥石之德至厚念無可以爲報者日內方錄先

師語錄錄竟意欲於其中摘其精要者別爲一帙與往時所讀元城東林二書合成大卷與同志共閱以資躬行之助或於食芹而獻私席當萬一未審秋冬之間得遂鄙懷否也

答張巖貞 丁未

客春辱教適以數十里之隔不及裁復私心竊計以安節原校一作方輪先生之言傳致同志初夏卽當懷挾篇章以謁見於老伯母之前而事故冗出弟固不能有辭以誦述美德而諸友中應者殊少惟吳開三先以二絕一序見授而詞不甚工懼不足以傳遠故未敢達之左右嗣是唐灝如兄

以古詩一章寄開三兄至詩詞甚美足以傳遠而誤以弟之與兄爲同宗而兄易姓於許畱之行笥已數月矣意欲見灝如兄則索其改正而未及也前託敝親鳴臯兄致言想已爲兄述之然弟怠緩之罪則已不可勝責矣弟碌碌無善狀無足爲知己述者徒以賢人君子惟德之馨雖未能做其萬一而慕之親之不敢不誠而於世俗之如驚如馳求之於古則不合求之於今則比比者則亦不敢不畏而遠之庶或以爲無傷好惡之正而所自幸以不至陷溺其心者尙其以此兄其何以進而教之季心韞斯兩兄之困弟每念之而力不能爲之謀偶於淪安兄柬中及之然

非二兄之所望也不謂兄已爲韞斯來歲之計而菖中諸兄輒復損惠以卹季心之困世衰俗薄以來此風不及見之久矣不圖今日親炙盛德厚道如觀古之人也然以季心兄之賢不得生古之時承筐致粟出於明君盛相而徒得之草荆田澤之間二三各不遇時之士相與哀其乏而振之此又足爲世道之悲而凡有心者不能不爲之涕下也謹當面致之以食明德餘緒種種嗣容別悉爾慥淪安二柬使者行急未及報日內晤鳴臯當仍致左右復之不

與張巖貞 庚戌

拙作一二呈教不惟弟之近狀略可觀要亦仁兄前車之鑒也孝垂兄不欲以饑歲累諸子菽水將赴課幼之招兄能爲之地否年來承肆中緩急愚意錢米之積不欲使踰二金其相酬不欲使踰再月蓋道義無往不在而在貧者尤宜戰戰耳附此不一

與張巖貞 辛亥

別來旬日道體必復常矣寒風加厲倍當珍重念切念切數年來米穀減價骨肉無虞幾不知饑寒之苦不謂連歲災祲加以親戚死喪疾病衰耗一身支此百艱又不敢有違義理以忝所生雖屢承朋友之見哀在已惟以自古有

死之意夙夜自勵而已肆中緩急深抱不安容黽勉圖之也寅兄書稿附覽長塗前歸自語兒奉晤不悉

別楮

曉葺先生學問人品弟聞見不廣據耳目所及要亦不能數人不知者以爲憤時疾俗之士其知者以爲天文名節之英未有深知其學服膺其德者前承論及欲得所致潘東木兄書今以奉覽足以見其一鱗矣其餘與友朋往復筆劄甚多恨不能多錄耳弟垂暮疾厄中幸得相與周旋一二載始粗知之履祥燈下又行

與張巖貞

田契一紙奉上敝親鄉人之不詐者度其異日亦無他虞故敢引之至前不審仁兄觀其爲人如何穎兄自來不理於口固其行不掩言所致但不可及處終不可沒弟所以始終奉爲畏友而不敢異相見之際仁兄必有忠言以益之矣寒食返舍晤不一

答徐敬可

年來賤體益不如前開卷則目昏執筆則腕弱舌枯齒痛飲食幾廢或一旬而止或再旬不止每日只可一無應接待盡而已所論仁熟義精之指弟何所得而辱下問以愚誦述所聞則有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又曰精義入神以

致用也吾人日用功夫或者只宜於庸德庸言求所爲不欲勿施無適無莫而已博文約禮則竭其才以求之聞義不能徙則以爲我憂先師遺訓固無深微分動分靜自是彼哉之見若以一念不起爲歸恐于具眾理而應萬事之體容不相似乎晤言不遠諸未悉陳炳按先生墮齒記戊戌冬始患齒痛此書當在其時

答徐敬可

延師教子當慎擇老成之士有品行有學識者爲之方能造就得子弟所延之師又必恒久方能次第受益今之蒙師固已不擇其人而從事率復不久爲師者席不暇煖爲

子弟者未竟一經卽使去而之他至習舉業者又皆一輩浮薄少年爲之且未論古昔盛時恐近在四五十年以前此等人爲子弟尙將見黜于師長今乃以之爲師其年逾四望五鮮不以爲老物過時而鄙棄之父兄之教若此奈何心術不日壞人才不日喪乎因仁兄言及來歲先生故具論之餘人難以道此願與二三知己有意子弟之賢者各各守此勿忘而已蒙師至重而世輕賤之舉業至陋而世尊隆之則又不可解之大惑也竊嘗歎悼然今之抗顏爲師者更可怪也

答徐敬可

接讀手教因賤體殊困不能詳報大傳一冊謹函上精力稍健尙請讀也令子教課自延一師兄弟同學上也若以閱文講書託孝嘉而自司誦習差爲中策若云停作文字他日慮不能動手則未必然安有富有而不日新篤實而無光輝者乎少年之日最苦是俗師以浮辭蔓說費其光陰耗其精力使長來豪無得力處知高明必有以處此矣

與徐敬可

新秋風雨獨行無朋兄得無大困乎是夕得宿于乾兄之家否所商論有成緒否鄔氏議卹序尊駕臨行不及檢出謹附上行素生前耿耿沒後卹其孤嫠在仁者用心罔無論於交之有無深淺若斗升之惠或未必出於惻隱之實微有不獲已而應之之意誠恐九原之人無所置其面目也尙幸兄之察之愛人以德當無間于死生耳因兄惓惓故并及

贈徐敬可

戊戌初夏

吾人爲學須將害心之端四處把截單留一條正路努力向前如二氏之書斷宜屏絕不使入目又如勛名建豎悲歌慷慨之情與夫辭章靡曼之習風流閒散晉宋間人風味俱不可使畱整整從彝倫日用上致知力行惟日孳孳斃而後已方能自拔於流俗若夫富貴利達得喪毀譽不

入胸中斯亦不足言也已

又贈別徐敬可

王彥霖先生言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他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以敬可兄高明灑落之資當此壯盛之日發憤爲學其於聖賢何有竊見一載之間縮流往還去其一聲氣應酬去其一詩文贈答去其一雜書涉覽去其一燕放閑適與夫博奕飲酒又去其一人人生精力幾何日力幾何堪此四分五裂也卒歲言別無以爲贈謹述專勤二語獻之座右用當警史之規

與徐敬可

別來忽復四旬仁兄身心稍得寧貼否事物不交一編靜對自覺快適然人情事變非一番歷過知之終不親切也卽自己力量非一番試驗亦不知其不足也是以橫逆之來古人比之他山之錯不審仁兄一載以來風波反側之中得力如何弟往歲嘗以二事諫兄其一在交游其一在禪學微察仁兄未之深納也但不以爲非者鑒弟衷之無他耳今日聲氣之徒其肺腸可以概見之矣其褻裳裹足以避之當必無俟再計獨禪學於兄漸漬已深今厭苦沓擾之餘或者以此可以滌胸中之煩懣可以空人世之荆

榛益將肆力而進乎如是則嚮者已若矢之在弦今將繳而益遠矣吾人志業無窮學問之道亦無窮在易損之象曰懲忿窒欲益之象曰遷善改過往者不諫來者可追爲仁兄進規矣賤履無恙愁坐一室惟爲不雨咨嗟來稍紓其憂念疇昔舟中論易都泛論天道而於身心偶因便羽布此不悉

與徐敬可

庚子

吾兄風味大約似晉人此與世之羶齷者誠有不同要而論之病亦一般也晉人中弟所願慕者陶士行一人而已圍碁遣興釋子談玄近於此種嗜好又覺如何十年之交不能有所損益於知己我知懼矣昨夜念此不寐旦起書之以當藝事之諫

與徐敬可

別後兩上賤劄不無嫌於過直者自念朋友之道以直爲首有懷不盡固非所以對知己年來自度益衰病患間作一旦弗諱舌不存而筆委棄將死之言不及稍效一二則辜負深矣仁兄聰明非不過人今日學問不能歸於一路不免歧途俛俛者得非反爲聰明害事乎古人有言曰參也竟以魯得之芹曝之獻願進一誠字欲誠其身必光明乎善須是切實下手切實無他只在日用動靜事事求其

當理而不輕放過而已郡中士友氣習大概不切實如交朋友亦只便辟善柔是慕以仁兄處其間固已高於人幾等矣獨不曰末俗易高乎古之人古之人吾負慙者多矣茲且舉一節而言晉臣兄存日其與兄交非所稱道義之篤者乎晉臣兄歿後兄之盡言於晉臣令子者幾次矣其夾持不令失足者幾事矣兩家居址相望動息必能知之少年之所望于通家叔伯者非仁兄之望而誰望焉弟非獨無其責也相去遠不及見聞耳非推卸自責也更有一言仁兄近日園碁之興何如亦嘗屢進鄙言兄嗜之益篤意中豈不以鄙言亦是忠告然終不見聽者是亦聽言之不能切實也且思晉臣兄病中心血幾盡於此今日歿世之稱果在園碁否乎楮有盡而言無窮賤體亦弗堪勞矣

與徐敬可

別後以仁兄處佃戶一事再四思之田非瘠薄其人頑梗既不必言但彼人去年既有橫事而歲復遭旱則有可寬之名縱使格外寬之他人不得而引例他年不得而比方也今忿疾其頑而懲治之小人不知自反則不免弗服於心而有辭於口矣是則不足以警頑而餘人不知其故者反爲其所鼓惑當此土滿人離之日加意固結猶恐不及竊意羈縻之道一失即使另召耕佃未必遂得其良萬一

曠而不治弗耕既有不可耕之復重傷資力在已益增其困而適足以快頑梗之心誠未見其可也卽所論遷他處耕人以授之之說其勢亦恐有所未便也今之小人才悍成風十人之中未必二三范刻本良善也若果勤力守分則必有可安之業人情重遷決不肯去其舊鄉其非然者今日掉臂而來異時卽不難洋洋而他適抑且物以類從寧保其不同惡以濟乎而又有興造屋舍之費以勞於前給發資本以疲於後此更易佃戶爲至不得已之策也今事已出此不可以反惟有善其將來而已君子盡其心小人盡其力然天下未有不得其心而能盡其力者也愚度

此地不得不爲屋幾間募人居之而授之佃治矣若屋未得遽爲則召舊莊人明諭之云有願賃此田者本家給以資本成熟取償而不起息則窮戶之稱貸而無從者當有應者矣自此多費心力以撫御之使其感惠而不忍耕他人之士則永久無患矣六學有人有土厥義雖大可以喻小也自古農人惟有勸之一道大田諸詩可三復也今使佃戶之于主人如曾孫如田畷有親愛而無怨懼可已仁兒承先世之遺業故此四十畝雖知其不可荒而猶不甚汲汲爲意也三吳之地四十畝之家百人而不得一也其躬親買置者千人而不得一也況此田畝毋論多寡公私

之仰賴恒於斯子孫之興替恒於斯胡可忽也至於佃戶
邠寒暑雨深耕易耨則彼實任之而我乃得優遊棟宇起
居自適念及於此則仁兄日者所體愴惻隱之心應於
是乎加切而不能不與之休戚痛癢之相關者矣又所慮
者舊家世族紀綱之使類有積弊而不可破總緣主人佃
戶不相親習彼因得以陰陽操縱以行其私一旦欲革此
弊蓋已甚難計惟有擇人以任之而擇人又甚難未得其
人則惟有躬履田畝日與佃戶相見佃戶與主人日親則
欺蔽之弊可以少免矣古者天子尙猶巡行疆野省耕省
斂問民疾苦以通上下之情而衣冠之族乃遂深居燕處

終年不出使耕田之人未嘗得覩其面豈理所應然乎弟
自戊戌朝夕相與以來未嘗不怪仁兄以四五百畝之產
而日膳之米每歲憂其闕乏也竊計兄之家口亦不甚眾
日用復不至於奢其產亦不多所荒廢水旱亦不歲歲相
仍何以衿肘之促竟不能免也孟子有曰無政事則財用
不足或者得已不已之端有幾項未塞者乎出納之政有
未整頓者乎今產若彼而艱窘猶若此假使更損於此數
者當如何今日無事尙若此他時子女俱長諸事叢集當
如何抑或歲凶盜起田者散亡當如何是又不可不早計
熟思而亟求永圖也嗚昔德老所獻之言辭雖未達其意

甚盛惟仁兄深念之弟年來屢稱道雲耜兄於仁兄之前者良以雲兄之家政可以取準以益其所不足實朋友相觀資益之一道也閒中作此不覺縷縷

與徐敬可

湖山之興未酣兄則先歸能無使人悵歎乎別去得兄一詩於樓上旋已失稿想入同人袖中也此後又有紀遊之作否弟日前致射兄書呈教天下事今日得爲爲之不得爲他人異日爲之一也筆賈鈕君從兄所來附此不悉

與徐敬可

目下聞有土木之役爲力得毋已詘乎古人竹頭木屑皆有經濟秉心塞淵吾兄於此體驗得力如何季心兄鹿膠五包寄至左右若得卽售以爲買角之用則益善也恒產旣盡硯田不豐計惟此事力所能爲而於義無害若避謀利之嫌則於陵仲子之操而已仁兄以爲然否

答徐敬可

往年賤事之日兄教有云受降如受敵不可不慎家兄不能深念斯言以成後悔今日亦唯敬誦斯言以報兄耳他無以獻也承子脩兄假以涇野先生書何啻百朋之錫古人君臣朋友每有相見恨晚之歎弟自傷固陋老而無成若十年二十年前得此何至悔吝之積多如今日哉雲耜

兄鈔畢歸趙亦唯仁兄與修兄遜志于此渝安諸兄相見均此道意

答徐敬可

立春以後無日不思過兄一候始因賤恙繼以舟不得行而止德老來又辱手教知鼠雀之累將以了局也處今之世鄉黨無公論有司無正法方是淪胥之道否則太平盛世矣念之可痛也兄於此事不無稍費力得毋誚乎令先姊葬事竊料望之陳氏恐未有日莫若兄任其費而邀陳氏一人爲之主可以速辦往年弟之經營亡妹入土亦若是耳世局如碁變未有定在吾人只有讀書脩身以俟命耳惟仁兄及此壯盛裕匡濟之學以福胥溺之蒼生古人云事會之來寧有極乎珍重珍重

答徐敬可

令先姊葬事弟熟思之必以婦主姑喪爲禮之正在仁兄已不免降服之親矣忠清公之後人豈其不明大義渝安兄在郡邀之同往晟溪告之厥脩必有正論以濟其事乾兄分卑而服絕未知能主張否尊劄當并致之然終不若嗣婦之得禮舍三年喪之主而望之餘人豈所云葬之以禮乎鄙意如此更與渝兄細商之何如

答徐敬可

乙巳

詳來教知合并之無日矣論語二十篇無非謹言慎行之
 旨孟子七篇大要息邪說距詖行之心世教不明處士橫
 議前者非程朱後者并尊孔孟學庸而云宜黜孟子也
 而以莊生並之不圖橫議至此更不圖此種議論近自知
 交中日出而不止也天地安得不易位生民安得不塗炭
 可為慟哭流涕也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人皆可以為堯
 舜儒者之道果如何來教乃云不可以律人不可以律己
 也餘何暇論矣易曰再三瀆更不必多其辭說以求勝也
 信孟者信孟信莊者信莊他日或者悔而知返再圖合并
 之論未為晚也

與徐敬可

不通聲問者五旬矣弟日在病困之中目下稍有起色故
 能執筆作字附候也每欲至郡安養數日且就薛楚老藥
 石而子高兄疾甚於祥不獲已於半邈揆此晨夕耳死生
 有命總不自由付之度外而已吾兄秋來讀書幾何所得
 復何如前書所示甚非所望於高明也祥自維衰暮無聞
 所可為知己道者從幼至今惟有篤信聖賢四字而於四
 書正文集註尤所謂信之深而體之切故於一概非聖外
 道之書盡從屏絕於此雖無所得於彼不受其惑亂蓋以
 是耳疾困之餘反覆前教妄謂仁兄於四書尚少親切體

驗功夫也淪兄在館安否重威荷負擔子爲力如何念之念之

答徐敬可

兄才大不憂著述不富無慮聲聞不高竊所斂華返實從庸德庸言上用一番樸誠功夫以救當世詖淫邪遁之人心庶不負天生吾等爲讀書學問中人亦六陽從地起之意也

與徐敬可

三衢葉靜遠兄皇皇求仁義可云迫切矣頃以訪求同志攜其子走浙東西將自此至於錫山婁東而返今來禾中請正於施先生其學問所得之淺深仁兄可以叩而知之無俟弟言但以此兄用力之久見地之高明猶以僻處離素爲懼而奮發遠遊謀道之急不啻飢渴者之於飲食吾輩視之已足慚惕不識禾中諸好能暫畱其行否因雲兄積勞卧疾諸凡碌碌不盡

與徐敬可

自曾入郡因歸棹之急不獲造候歉甚歉甚新社如何令子讀書之益如何雲兄嘗以文字爲子弟狂藥於目前人家驗之真有味乎其言也卽若故人子行載天資非不敏妙亦儘能文今日人言籍籍但聞其失不聞其美此固不

本朝先生全集 卷之八
幸而無父兄之夾持亦不得不歸過於晉臣兄之單教以文字之業也少年人只宜使親老成人多讀理義之書終是有其弗壞耳茲者雲兄將爲令弟行嘉禮於巢氏諸事從質惟釵環爲重節不得不借資於一時不識仁兄門內有藏此珍物否欲煩使者一訪得華美者貰來一用禮畢之後即可函璧歸期當不遠也此係媒者諄諄以是爲必不可已故雲兄屬筆及此耳世人虛文若此類者真屬可笑稱爲道義何不直仿古人荆釵之意乎不一

答徐敬可

古人有言子弟可以終年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真篤論也今日爲子弟善後之計惟有移家人鄉一策下此則鍵門教課勿令見異而遷蓋一見異物隱微誘革有非父兄師長耳目之所能及異日之悔將有不可言者故不得不慎之又慎耳自身課讀弟實驗得不如先生之整齊而出門附學亦深見其不如在家之無損每爲相知切切言之而無如見信者之尙少也所論讀經傳遲作文最得要領大都郡中氣習只是以時策論塗子弟之耳目使不聰明亦緣爲父兄師長者未嘗認得讀書二字當如何耳記曰能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此之謂也商隱兄以文字爲子弟狂藥旨哉言之然豈特狂藥而已殆鳩毒也冬春

雨雪殊於常歲衰年出入行步無不苦諸事得已卽已總之譬則已死也

與徐敬可

秋仲晤言不意改歲又越月矣尙不及繼見也爾時蕃翁方攜孤孫東從豈料遂歸泉下傷悼何可言行載內不得與叔父俱外不得親近父執之賢如仁兄者而日受其教使人念之不已也弟碌碌如昔歲月益增精爽日去待盡而已仁兄進德如何賢子力學如何凡人前半生事莫大乎事親後半生事莫重乎教子如朽者親不及事子不能教毋論不能將不及矣願仁兄及此壯盛諸不優遊也

與徐敬可

季冬會晤雜以應酬退而歉然不已卽於三令兄亦有未盡之懷也前所聞郡中子弟氣習使人可駭可愕凡爲父兄者何能不深懼而預防之乎前哲有言師道立善人多每怪今人延師與延醫如出一轍醫以寄死生也上父兄下妻子中則已身所繫輕重如何平日未嘗畱心選擇一日疾作則憑之瞽卜憑之薦者又不能深信專委今日服某醫之藥效未覩也明日已將易之矣甚者以己意參制之矣其爲醫者亦不暇究病之本末與治之先後前人投以溫劑不效繼進以涼早間投以補劑不效暮更以瀉如

之何而不以誤人且自誤也教子弟者正復如是而已生平未有精擇深信不疑之人臨事復有游移易惑屢更之失卽無論非其人也得其人矣而師不得遂所帥弟不知決所從安得多有賢子弟乎竊意令子去年無師祥終不能無疑今歲不知如何或者主不服藥者常得中醫之說乎若以庭訓有餘力則恐不然也君子不教子聖賢垂訓必不可少違或以爲誦於力乎然世之貧於兄者多矣其子弟豈盡無師也卽若三兄知渝安之賢矣而不延之於家兩令姪相從去來不常復不見久願使曹氏得之亦知交之所深惜也重威雖未睹過人之志要不失爲保家之

子抑威年少趨向未定恐正煩夾持也延師卽不無所費萬一爲人誑誘不幸有類郡中子弟之習得失相較恐復不侔不審我兄常與三兄微商及之否以愚所見子弟三十以前識力未定只宜歲歲從師卽無大益亦可無意外之虞譬如謹節於未病之日時從良醫往還議論死生壽夭固有大數而於攝生之道終不失也抑不特此也子弟無尊嚴之師在己亦失敬畏之友德業不期退而暗退過失不期生而日生詩書師友真有如布帛菽粟一日不可無者夙夜念此不敢不盡所懷惟垂鑒不一

與徐敬可

初擬歸途迂郡晤兄適又沮雪遲行兩日春前不及相見矣聞之雲兄云來年令子不復延師將攜以至僧舍爲身教課以愚測之但見其必不可非謂教事必不能專也亦非謂僧人道有不同不可令其以先入爲主也古者易子而教先師有遺訓矣事無大小未有違聖賢之準繩而無弊者也況今氣習惡薄子弟但可延師教育於門庭之內不令出見異物而遷待其昏冠以往志意稍定義理稍通然後出門方不爲害節之初不出門庭所以無咎隨之初官有渝從正則吉子弟中無所主一見外物耳目心思便將大變氣習一壞後來不復收拾得來至於僧雛尤不可

令相近實危道也弟家貧生兒七歲卽攜之出外附學豈不甚謂有家法之門而師又明賢平日足跡所至亦未嘗一入不善之地而其氣習不覺日異而歲不同憂其他日不知何底夙夜自恨爲父不慈莫甚於此兄何以將蹈覆轍而又引之以非禮之地耶度兄特以年來窘乏或懲前所從師未必得益耳夫窘乏尙有甚於兄家者豈其盡不延師相知中亦多有歎無好先生者此不然之論也賢師所在而有求之不難得也子弟不得成就雖有世業一朝而盡目前之人可爲痛心者至眾是以教之不可不慎也感兄平日骨肉道誼之誠故不嫌痛切言之然尙恨紙短

行急不盡所言願兄三思勿貽後日之悔

與徐敬可

聖來兄家無應門之僮日常搬運薪米大爲艱難其尊堂內子紡績之事小小貿易知苦無人每月得命使乎操舟送聖兄料理一二次亦一體之誼也貧士內顧纖瑣種種難言唯加意體卹目下米價方減若得以來年脩脯爲貯幾石則大綱得矣若牙行有棉花可除爲之經營數十觔而待其以紡績所得償之輾轉相繼爲便亦多也諸類此者仁兄必能意及也

答徐敬可

凌老伯七十初度之日同人往祝祥會屬草今以賤恙日就昏怠雖欲勉效一言竟不能矣宜莫如以大文爲輝細軸也所論學菀通辨筆舌不得和平是誠有之但方此人心胥溺雖以大聲疾呼猶苦聾聵不直則道不見彼雖動於意氣在我則視爲十朋之錫可耳海昌橫議竊意未必本於慈湖蓋其所習熟者姚江而已平生用力詩文爲多儒先之書亦不多看看亦不肯遜心求益不過以一人私智裁量其得失至爲此論特以偶然之見自信過深遂以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沾沾喜爲獨得持以示人而不知此等語言俱是故紙陳言久矣經先覺之所斥棄而不足

論者若能博考舊聞當已赧然而廢置矣甲午乙未之間
旬華伯繩仲木諸兄力相匡救而無如持之益堅弟因友
朋見責亦常再三爲之開說而決不可挽一紀以來所以
絕口者非能愬然於心也不可則止固爲朋友之道又見
其老年於學不復有進彼里知交自哀仲既沒亦少努力
向前能爲規益者故不得已姑置勿論以圖全交而已今
日邪說暴行充塞天地之間士人有意好脩己不得十一
於千百區區私心固不欲明言其失間或不能已於言又
恐復蹈末俗門庭水火之嫌而不敢直遂其說以此踳巡
荏苒不覺去壯就老坐見其病之成竟不啻若遺條感施

而方且自待彌高視人彌下漸且惑末俗而誣後生正使
雖有針砭將何所施則不免任其自言自己自消自歇而
已亦不特海昌一人爲然也然其失實由吾黨少壯不能

力學之罪若果早有聞知稍稍成就豈竟無所是正於朋

友

范刻作無事
正於朋友

而朋友亦何至動相輕忽終拒不受哉聞

中每念及此唯有悲歎不勝既往之咎因仁兄言及故舊
竭言之以求正其失得當否也激湖音問久矣不通流寇
志未有便人往假自念歲月無幾精力日耗凡語言筆劄
以及一身之出入與書冊之檢閱非甚緊要概不欲相接
平生所讀幾卷經書幾種儒先理道之書日苦遺忘極思

稍加溫繹而力不暇給何論其他惟願老兄及此方剛并
心一力於大學之道以脩諸身以淑諸人勿襍勿怠勿徒
與末世之人比長絜勝以爲若是而足以祥等輩衰耄之
夫瞬息天壤將奄然與草木同腐爲前鑒誠所深望入夏
以來賤體益復不堪日食減半非茶湯卽不能下咽目下
更有可虞之疾勃勃欲發似此情狀生死不得不付之度
外矣來教深有契於中勉此布復渝安相見并乞以是質
之

與徐敬可

別後起居如何腹中想卽平安然察仁兄精力不甚強固
何也壯盛之年尙宜勝得勞煩也弟衰病日甚年來雖無
大疾而氣志昏眊不能自支斯亦古之人所謂精爽去之
之驗也前月在家勞有加於常年而蠶功較薄勉爲小兒
行納徵禮約費二十金而力已絀但幸不更結債而已蠶
桑之效具見於此我兒子女漸長決當稍營本業陶靖節
諸葛忠武之風伊可懷也世人營營衣食沈錮利欲之中
固爲可賤若事物不以經心下稍不免狼狽以至隕穫於
貧賤未嘗不可戒也曩者所示小兒草稿欲求先生長者
筆削而正定之故敢輾轉呈教亦緣子弟愚下者多賢知
者少故其間大抵論卑見近不足使人知見也渝安佩璵

兩兄竟不為祥掩其短相知少年往往見之漸至不相知者耳目亦及誠非初心龍潭老人有言吳康齋非愛我者祥雖不敢妄擬龍潭私心實願慕焉此稿若在尊所乞以擲還若尚在淪安所亦乞致意早見擲也附此不悉

與徐敬可

兄與哀仲兄今日昏因之訂豈非天合之巧同庚生皆名家子中丞公賢大夫也皆幼孤皆悉於聖賢之學其與弟交也哀仲以壬辰之冬兄以癸巳之春先後亦略同其出處亦略同惟年壽不同耳然哀仲所見早已無過差而以祥今日視兄若未能盡舍異學者哀仲已矣兄自茲以往

發憤卒業不以小成自安異日所至庸可量乎因使者往澱城閒暇念此謹以附規

先民有言道之顯者謂之文又有云文者載道之器言者心聲文字言之精者也出之本於心術之微傳之遂為世教所繫著作不可不慎也言之無文既不足論有文而不幾乎道內以病已外以害人為罪不已大乎

答徐敬可

自閏月之望賤疾一作及今雖勉支吾然益不如前矣畏暑不敢出候知一門起居俱康福也晨夕自念壯歲不力草草過半生追悔何及願仁兄及此盛年益加努力學問

之事無可苟止之處康節先生詩云嚮日所云是而今已
覺非如此方有日新之益也專候秋深以圖永晤

答徐敬可

數日前接所寄大辛兄一緘具感相愛之切凡有動履輒
得知己先事規誨何憂過差哉然其本末不敢不爲兄陳
之者弟在半邇歲久無成固已內疚於心小兒在彼又見
月異而歲不同心竊憂之故思去日甚非得已也呂氏之
招自甲辰冬已有此意弟辭之次年韞斯又爲我辭之去
冬勢若難已又力辭之今竟不別延師虛其席以待意亦
勤矣故不自揣量欲一往以慰之非有去靜就喧之心也

昔年館於上宅衷仲猶致書箴戒以爲龍潭老人之言不
無可思愛我之德於今不忘豈竟以衰老忽違斯義特以
多病微軀已不堪多憂已不堪多疚而往時東遷之志又
茫如捕風或者藉此優游將養精力稍復得如三年五年
之前緩須臾之死以待兒子之長固私心所爲輾轉者也
若到彼有乖心期引身以去亦無不可未必復有此地之
匏繫也今已爲雲兄苦留不能決去矣但恐後之視今更
不如今之視昔耳命也如此爲之奈何語溪之招久舉渝
安自代況於半邇特緣人情便於習熟未能見從然慮渝
安之未能遽去郡城亦猶弟之未能遽去半邇也下句猛

卷之六
圖一晤附此區區

答徐敬可

承示遊洞庭記文字之奇變與湖山敵勝真足盪人塵鞅也身雖未至神魂早已飛越此中矣維老來約買山之侶弟之狂情老而未衰勃勃然復有遠徙之思特苦囊中無錢尙平之期復已難俟恐徒成虛願耳仁兄卜築旣成弟與二三知己來遊來歌共數晨夕亦可樂也目下先錄一通陳之凡案當不殊坐卧西山之上日與場師圃老徘徊商度種樹方略也三兄暑月驅走蠻方惜不及投以茲文權量所得之多少似爲闕事馬遷莊周文字可以移人性

情但世間實有不可移者不免東山市中人物矣原稿函返不一

答徐敬可

庚戌

往歲讀兄雜著有贈遊子兩序心竊疑之以爲此末俗之士習非而不覺者之所爲何高明不以爲非豈固一時戲言耶不意今茲竟有豫章之轍也仁兄名門之子懷抱高志何宜失途至此竊見申酉以來士之雅自標許者不入山澤則入空門舍是二者則輕數千里遠遊耳究竟入山澤者甘跣之食入空門者分丐之餘輕千里遠遊者資利達之潤跡雖不同其情則一要不過簞食豆羹得生失死

起見而已仁兄世業不薄諸子方幼世業不薄則飢不能
驅諸子方幼則教育爲急非恣意遨遊之日也山水之情
雖深當不重於家政之理親戚之誼固隆當不切於蒙稚
之養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竊慮遠而後復不免重
貽他日之悔也總緣吾人立身苟且爲學不力雖交於兄
日久而無一善可爲相觀之益卽嘗間及切磋而迂拘固
陋無以降服兄之心胸兄復才氣雄敏未免卑視一概而
於芻蕘不暇采擇故一旦見此闕失也然兄之平日於右
吉白方諸兄所爲固嘗弗滿於意矣豈果自愛不若愛人
耶人生壯盛要不多時浮沈流俗之中馳逐塵鞅之際於
讀書脩身大有妨也何不浩然來歸閉戶息交延良師發
書策爲十年飭躬課子計立久大之德業乎弟已絕意旅
食洪水爲災禾則盡淹不免復以數口累及朋友大拂初
心亦宜仁兄聞之而見鄙者也近著一二附以見意諸不
及

與徐敬可

王子

在海濱日極欲到郡相晤因小恙而止今至語水服藥立
春後若寒風不厲當擬呼艇而東也滯此災歉傳聞租入
不至大無未審儉用足支終歲否瀕海人家取盈佃戶幾
於焚林竭澤矣度附郡未必至此仁兄當復益之以寬也

令子學業如何近日風氣大都以通經學古相戒亂世人
心要不足異在吾人不當隨流汨沒耳承念弟之貧困寄
語攻玉兄并誨長兒感何可旣但此事全繫受教者來年
不得已遣之就佩蕙家學蓋自賤恙以來荒廢日久齒日
就長文義全不之知爲父之道似不當計有無能否也傳
曰是薦是褻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未望獲先務耕耘而
已竊怪人之大惑於延師教子則計及錙銖至於結納貴
勢賄賂進取以及施捨僧尼之類則罄資悉力有所不顧
所以先生非人教育無法人才習尙日就鄙猥言之可歎
也三兄近況如何來年令姪延請何師會晤不遠附此道

懷

與賈子周

別後遙聞動履不獲一棹相訪歎何可言兼聞去秋外患
忽起繼以鼠雀之傷今者其事尙未定乎處今之日戈矛
伏於衽席風波起於戶庭要不足怪古人德業益進多於
疾疢憂患之中望足下益勵初志體驗得力如何勿自摧
頹而已令郎讀書知必日進風便附聞不悉

與孫商聲

庚戌

側聞執事篤行弘文願託交末已久往年辱過不及一接
言論嗣是靡歲不切伊人之慕矣更承枉駕禦溪先之以

簡牘申之以瑤章抑何禮恭而志切也晦兄與祥又失覲止卽擬放棹湖濱以慰飢渴而庶事羈牽溯洄未遂謹因爨五兄便先附一緘以報并陳鄙末唯執事教正焉竊聞古人爲學之方必以知所先後爲則是以義取祭川先河後海理均樹木培根達枝後人苟能遵守遺經實從事於聖賢窮理脩身之務馴至於德成而行立焉則發爲文章措諸事業皆其緒餘而凡所謂同人於野彙征於朝與夫獨立不懼邁世無悶之義胥將以時措之而無不得其宜矣若乃隨流忘源舉枝遺本則力勞效寡雖或可以小得自娛而於任重道遠之業則卒難乎庶幾也所以古之人

早年所志卽以靈學聖人而未至而不甘於一善成名也祥少罹孤窮功力誤用已而知悔則血氣就衰祇深悲歎願執事以爲殷鑒之資而已晦兄英敏壯盛猶得與執事並駕齊驅絕塵先後也近稿一二附教諸容面陳不悉

與孫商聲 辛亥

改歲以來音問久隔不悉仁兄在家教子弟乎抑別有一席以出也近者致力於學固知新益有加古之人知命樂天是以窮通得喪隨其所遇不以動心吾人今日則已窮而無通喪而無得惟有修身以俟爲困不失所亨而已目下艱難之中凡支吾薪米料理田賦頗可自驗學力所得

也比於語水與諸相知晤對獨念兄不置耳因復竊維瀕湖之產素稱土膏兄半百畝之入已足無求於世凶災偶然有作但費一番經理耳與其出門課士何如在家課農之可自得乎孟子凶年不能殺之義必與小人放利雞鳴孳孳之意遠別大約如古耕九餘三雖有凶旱水溢而無菜色之類仁兄既周於德懲今以往無亦脩其事事有備者終令凶災不足爲患乎承假童蒙訓月川集二書謹與同志錄成而返具感十朋之益因佩蕙兄歸附此不一

與孫商聲

癸丑

再歲不晤馳思殊深聞館於震澤仲春一過竟不得遇頗

聞主人不喜客至是以遄返擬以仲秋再過假宿寅旭王
先生家傾聽別來新得乃旬日以來忽聞大邑社事復興
吾兄往應其請慕賢乎隨俗乎誠不能以無疑韓子云道
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不知茲事之興在君子道長
之日乎在小人道長之日乎異時主張茲事者爲吉德之
人乎凶德之人乎恐不難一言以斷也竊嘗妄謂君子之
儒遞世無悶然究竟爲法天下可傳後世小人之儒同乎
流俗合乎汙世然贏得身名俱辱昌黎氏所以勤勤於友
生謂其有以志乎古必有以遺乎俗也以兄高明之識自
宜辨之於早矣弟於東漢諸君子竊慕徐孺子之爲人願

學之而未能其後如管幼安潛龍以不見成德諸葛孔明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之語未嘗不佩服終身然自顧非其人不敢妄擬也兄於韓子素好其文章而於東漢諸公夙景其風烈故敢引喻及此願兄宥其狂瞽而加察焉至其別後體驗於身心之際得力於章句之外極望一一垂教古人有言曰勿以老耄而舍我也風便附此不悉

答沈丹曙

昔在郡中得耳兄名自託交末五六年來承兄勤勤之雅若不以祥無一善狀而棄之者自慙無以少慰求友之虛

懷敢因王先生便敬附一言大凡吾人爲學必以古人爲準繩而以流俗爲切戒吾兄肆力詩書其則不遠旣不待言若夫館於禾城彼中士人不讀儒者之書而談禪學飢寒不務本業而事遠遊家於成里如渝老再娶忽有四媒佩蕙典宅居間至三十人此皆流俗之習於非而不之覺者卽是以推何可勝紀無論豪傑之士有所不屑苟能鄉黨自好亦將去之唯恐不急矣吾兄春秋方富不難安驅徐步至於古人其視種種當必寒裳避之似不應過慮及此但聞吾兄頗悔疇昔之出故爲不祥之言以相勗悔亦不可貳也語云人之度量相越祥鄙人也所言不踰鄙事

高明鑒之勿罪勿罪

與沈丹曙 辛亥

久不相見聞人稱道其善而喜聞人訾議其失而疑此朋友之常情也兄於禾中聲譽籍起此固德音之昭有不能自闕者但託交末與有光焉幸甚幸甚近者所聞於人則以疇昔遠行深爲懲悔而并勸亦臨兄以無復進取誠若所言可謂自治嚴而愛人切矣但鄙見所及有不止此敢以私商而就正焉亦臨兄敦篤長者其爲進取不過隨流旅逐未能脫然於世俗之所爲非有熱中必得之見也至於遠行既所未有世固有敦厚之質未嘗妄有干求亦能

絕意進取恬澹遠利內行雅可稱述而學術頗謬用其篤實之力於離經背道之際計其終身所得不足償失雖復雅以濟人及物爲心而功不勝其罪者眾矣所以學術之歧途辨之不可不早也夫釋氏之與儒者其似是而非前哲辨之已詳真有苗莠雅鄭之不可以強同淄澠涇渭之不可以強合者而世挾經之子顧欲以其私智比而同之至反以彼詖淫邪遁之說以亂吾大中至正之矩幾何其不彝倫攸斁胥夏而夷也仁兄愛友之切竊謂宜從本原要領之處與之極論而救正之其諸一端兩端之脩舉雖未嘗非立身大節之所係若欲以是一二過人之行引而

置之儒者之林則恐莫之敢許也如近代張二無王炳按

范刻

作黃元公諸公迹其平生操履名節非不可稱究其歸特亦

一節之士不知理道者也士君子脩身力學不知求爲全德而祇以一節概其生平亦可惜矣若據正而論身爲士大夫不能閑邪守道以淑後起之人而躬之所先尊信服膺者乃出於無父無君之教以禍人心而敗世道其爲罪已當久在兩觀之列矣孟子所謂誦堯誦桀行堯行桀所爭豈在遠哉因兄虛懷屢屢下問故敢漫及之秋深惟爲

道珍重珍重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八終

